

飘落的雨滴,如果是一个个字,落雨时,就是上天在给大地写情书。如果人生是一本厚重的书,雨天读它,更能读出况味。同一场雨,有人能用心感受,有人只是被淋湿。

瑜伽士拉玛,年轻时随一位大师云游。途中突遇大雨,他赶紧撑开伞,为大师遮雨。大师却温和地说:“把伞收起来。雨,是天地间的连线,不要阻断它。”大师的话,让拉玛当下顿悟:瑜伽与冥想,不只是内心的修行,更是人与自然、与宇宙重新连接的方式。

走在雨中,用血肉之躯真切地感受一场雨,不躲不避。感受雨水浸润肌肤的清凉,低头看看积水中自己的倒影,轻轻一笑:“幸亏我不是机器人,否则,‘淋雨’只是数据库里的一串没有温度的代码。”

人生路上,风雨交加是常态,风雨无阻是心态,风雨兼程是状态。经历一场暴雨,对一个人能有怎样的影响呢?

儿子上高中那年暑假,我和诗人近白兄相约,带着各自的儿子去五台山徒步,借此磨炼他们的体力与耐心。

把五个台走下来,需要三天时间。前两天,比较顺利。我们按顺时针方向,南台、西台、中台、北台,一一走过。虽然疲惫,却满心欢喜。第三天中午,走到东台。天气预报说,下午三点,山中有暴雨。为避开这场暴雨,我们没有在东台逗留。从东台到山下的文殊洞,堪称五台山最美的一段山路。我以前走过两次,知道大约两小时就能走下来。

孰料暴雨没有遵循预报的时间,提前降临,且来势汹汹。背包里的雨披还没来得及取出,密集的雨点就砸到身上。瓢泼大雨瞬间把人吞没,脚下的山路也变得模糊难辨。

人在山野间,无处躲避,也无路可退。两个孩子哪里经历过这般境遇,一

时手足无措。从紧张无助到哭喊,再到愤怒,他们对着头顶上的乌云怒吼、咒骂,情绪几近失控。

我和近白兄尽力安慰、鼓励,但收效甚微。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改变他人,就算在暴雨之中,也劝慰不了自己的孩子。我们能做的,不是跟风雨较劲,而是穿好雨披,缓步前行。往前走一步,就离山下近一步。草地湿滑,虽然小心翼翼地走,我也滑倒很多次。在喇喇的密集雨声中,两个孩子渐渐接受了现实,心绪平复下来。

海明威说:“所谓毅力,就是在紧张状态下保持从容。”那雨中,我多次滑倒,在儿子面前略显狼狈。儿子数次提出要替我背包,被我婉拒。他想搀扶我下山,然而山路又陡又窄,无法二人并肩走。我说:“各自照顾好自己吧。爸爸能走,你看好你脚下的路。”

深一脚浅一脚地继续走,儿子懂事地走在我前面。他探路、寻路,还不时提醒我,什么地方滑。从他尚显稚嫩的脸上,我看到了男子汉勇于担当的气概。等我们狼狽地抵达山下,雨突然停了。

下山路上的这场雨,仿佛是五台山为增益两个孩子的毅力特意安排的一次考试。

就像作家村上春树讲的,“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事后,两个孩子做了总结:“这次徒步,最难忘的,就是在雨中下山这段路。一开始不肯接受,后来醒悟到无路可退,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现在回想,困难有时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有人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

从两个孩子的话,我窥见了他们心境中的蔚蓝与美丽,不禁心头暗喜。一扭头,看到近白兄望向孩子的眼神里也充满笑意。

江南的春天终究太短,来不及好好享受,花便一茬一茬地谢了。花一谢,海面上就安静下来——禁渔期到了。

台州人吃海鲜,从不肯让嘴闲着。即便到了禁渔期,大小黄鱼、虾兵蟹将暂别餐桌,还有各色螺贝续上鲜味。吃什么螺,全看缘分,店家当天收来什么便是什么。有时是螺三拼,有时是螺五拼。从前烹螺颇讲章法,白灼、酱爆、清蒸、生腌,各有其宜,帽碗则常与蛋羹同炖。如今倒省心了,无论哪一种,统统白灼,简单,也鲜得直白。

帽碗,不是帽,也不是碗,但却似帽似碗,它是海边礁岩上的一种螺,也叫将军帽。老家人还唤它凉帽螺、蛤蟆碗。

它虽是螺,却无旋纹,似蛤,却不开壳,壳色青黄,状如一只倒扣的铜锅。《海错图》里称它为铜锅、铜顶,因其壳中的圆肉像黑色的眼睛,《海错图》又记录了它的另外几种叫法:闽人叫它“鬼眼”,甌人唤作“神鬼眼”,也有称“龙睛”的。这般名字,奇崛近乎《山海经》里的志怪了。

帽碗模样憨拙,壳如半房,仿佛心无城府,坦坦荡荡。它不像傻气的辣

螺,聚作一团,让人赶小海时一网打尽。它壳色接近岩皮,又素喜在紫菜、石花菜背后躲猫猫,眼神稍差,便难觅踪影。它是天生的大力士,腹足吸力强得如藤壶,死死地扣住礁石,任浪潮汹涌,岿然不动。它能承受百斤拉力,非得动用铲刀才能将它和岩壁分开。

从前夏夜,江边码头最是喧腾,连成一片的大排档,常撞见一桌桌赤膊戴金链的汉子,脚边堆着几箱啤酒,喝着豪气冲天,恍惚间仿佛闯入港片里的旺角。帽碗在那儿,多是白灼蘸醋,或酱爆下酒。善饮之人,一只帽碗能送下一瓶啤酒。

它的口感近鲍鱼,韧劲,嚼着费牙,却越嚼越有味。因了这,老家也有人直接叫它“岩鲍”。海边排档的菜单上,偶尔也写作“小鲍鱼”,抬一抬它的身价。不过它的个头不及真鲍十分之一,鲍居深海,它附着岩上,肉也更厚重扎实。

帽碗的“帽子”可入药,治小儿惊风,当中药材时,它的名字“嫁贼”。《闽中海错疏》也记它为“贼”,说它“生海中,附

石。壳如鹿蹄。壳在上,肉在下,大者如雀卵。”同时还记了两种与它相似的贝类:形如牛蹄的,叫“老蚌牙”,状似笠笠的,叫“石磷”。

帽碗通常碗豆大,雀卵大小的帽碗,我未曾见过。前些天,黄岩

醉江南的卢林敬知我在寻它,特意从大陈岛调了货,清早用船“突突突”运到码头。一脸盆的帽碗,蚕豆大小,比寻常的帽碗大许多。老卢说,这货如今岛上也不多见,这些是他让人搜遍全岛才凑来的。

中午吃到两道帽碗做的菜:帽碗蒸蛋羹,帽碗与蛋液为伍,只需几

当你穿越风雨

马明博

“六一”童趣总相关

王丽娜

六月的微风,带着丝丝甜香,迎来儿童节。每逢此时,心底总会涌起无尽感慨,在怀念自己儿时“六一”时光的同时,也带着欢喜陪女儿共度属于她的美好节日。

犹忆自己那那时年少,没有精心筹备的行程,没有多样新奇的活动,却藏着无忧无虑的美好。最热闹的是学校的“六一”游园会,处处洋溢着欢快气息。各班编排简单的游戏,道具朴素却带来热闹非凡。放学后抛开课业,约上伙伴穿梭在街巷里。大家三五成群追逐嬉戏,跑累了就坐在路边闲聊。那些简简单单的时光,没有精致的仪式感,却成了心底最难忘的童年印记。

这个儿童节我们周末提前过,女儿一早就设计了打卡之旅。我们来到西岸自然艺术公园,找到非遗体验馆,沉浸式感受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场馆虽小,内涵丰富。女儿要做一朵绒花,老师耐心细致地讲解技艺由来与制作技巧,我陪着女儿一同动手体验。在亲身的过程中,女儿满眼好奇,认真琢磨每一个细节,时不时抬头和我分享心中欢喜。手作的过程,不仅让孩子近距离领略了非遗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让我在慢节奏的时光里,重拾内心的平和安宁。

结束有趣的非遗体验,出馆而去,满眼皆是清新绿意。绿意中那一架架秋千,便是孩子最欢喜的乐园。女儿选了自己喜爱的秋千坐上去,我站在一旁,缓缓推着秋千,秋千慢慢荡起。风轻拂,云飘浮,女儿清脆的笑声悠悠回荡,纯粹又治愈。看着孩子无忧无虑的模样,仿佛也重回年少时光,想起儿时最爱荡秋千,满心自在惬意。一推一荡之间,藏着亲子间的温情,没有喧嚣热闹,只有静静相守的美好。

从前的“六一”,是自己的肆意欢欣;如今的“六一”,是陪伴孩子慢慢成长。时光改变了过节的方式,冲淡了人的棱角,却始终未曾消散心底那份赤诚的童心。往后的日子里,愿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留住童年里每一份细碎美好,守护她天真烂漫的童心。

儿童节的礼物

(插画)

董培培



星球

赤豆甜

默音

读了友人朱婧关于婚姻、友人与女性成长的小说《夫妇善哉》,在文末问答栏目看到她说写作缘起是织田助之作的同名短篇小说,忍不住找了最初发表于1940年的日文小说来读。很久没读到这么有活力和味儿的市井小说,有些惊喜。

“善哉”在日语里可解释为“真好啊”,更常用的含义是赤豆汤。关西的带汤汁,关东的不带汤,稠如赤豆汤。朴素的赤豆汤也有升级版,诸如年糕、糯米圆子、糖渍栗子。小说篇名来自大阪法善寺横丁(小巷)一家赤豆汤店的名字,织田助之作在随笔中写过,那家店的人口有个玻璃陈列柜,里面坐着个阿多福人偶。“进到店里,点善哉,就会送来两碗装在薄薄的碗里的善哉。两碗一对,把这个命名为‘夫妇’,有着大阪庶民区的味道。”

《夫妇善哉》写的是艺伎出身的蝶子与没落少爷维康柳吉之间的多年羁绊,柳吉爱玩乐、做任何事都容易厌倦、毫无道德心且自私,蝶子开朗外向且有强烈的好胜心,拼着一股气想让维康家承认自己配得上柳吉,辗转做过各种生意,每当好不容易攒下的钱被柳吉挥霍,她便痛打对方,过后和好如初。可以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怨偶天成。

赤豆汤的确是极为平易的食物。我还记得刚到上海的那几年,空调尚未普及,夏天几乎每户人家都煮一大锅百合绿豆汤降暑,有个邻居却偏爱赤豆汤,我在他家吃过几回。煮到外形消失的赤豆,的确比绿豆更香,余味绵长。

后来到南方工作,无论在茶餐厅还是高级一些的粤菜馆,餐后都可以来一碗赤豆汤,当地叫作红豆沙。甚至可以说,红豆沙能用来衡量一家餐馆是否足够好。红豆沙是筛过的,豆已化为蓉,呈现柔滑的质感。有的加了陈皮,形成复杂层叠的滋味。

的最后,两人去“夫妇善哉”,口吃的柳吉说,你知道吗,这、这里的善哉为什么,每次端两、两、两碗过来,你不懂吧?这是以前叫某某大夫的净琉璃的老师开的店,比起满满一碗,两碗各一点,显得多,是这么个聪明的想法。蝶子应道,意思是,比起一个人,夫妻更好吧。

蝶子在全篇有过种种艰辛,却显得甘之如饴,让旁观的我们想笑又笑不出。我猜她碗里的赤豆汤也是浓浓的甜,否则无法安慰岁月的苦。

编者按:手机在手,世界我有。有了手机,生活、工作、社交、学习从未如此便利,诗与远方、星辰大海瞬间抵达;同时,人机日夜难分,现在的你,还能放下手机吗?

躺在床上紧握手机,屏幕的微光在黑暗中闪烁——群消息、朋友圈、短视频、热门八卦……大数据时代,一旦你对哪类消息短暂停留,即刻便会为你大量推送。纷至沓来的新内容夹杂着直播带货、商品信息、优惠弹窗,眼花缭乱的夜晚实在力不暇供,全然没注意几个钟头已悄然逝去。

无数个夜晚,明明早已精疲力竭眼睛酸胀,手指却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牵扯指引,挣扎着一次次划拉屏幕——原以为是在放松休息,实则已衍生为一场电子产品与生物钟之间的沉默对弈。

沉沉睡去,更深时分莫名惊醒,人脑尚处于呆滞,混沌状态下的手习惯性四下摸索,待等确定手机近在枕边方才罢休。

经年累月,日复一日,深陷于数字设备魔咒的现代人,渐渐开始对现实生活中的交流兴致锐减,而只在方寸间的光影中雁过留痕。现代人的大脑,被手机带来的“即时满足感”彻底吞噬操控。

那日,朋友小聚,席间发现素日里最爱说笑的Q目光呆滞,失魂落魄。何故?没带手机。这莫非就是时下所谓的“离机焦虑症”?

沉浸于游戏,手指不停上下滑动,仿佛一机在手,世界果真由我做主。偶尔信号中断,众人终于抬头。面面相觑,眼神空洞。我们近在咫尺,却又远隔天涯,想起那句“万马齐喑究可哀……”

世间万物,皆有利弊。手机不仅仅是沟通工具,更是娱乐学习、工作生活的得力助手——扫码支付,无须担心带没带钱;去往陌生之地,毫无方向感的我用它导航,准确便捷,还不忘将途中

与手机和谐共处

王璐

的美好瞬间即时记录。电子产品俨然成为生活万事通。

但手机正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上至耄耋老者,下至垂髫小儿,当获取信息的电子工具演变为现代人如影随形的精神桎梏而浑然不觉,被困在掌中的现代人,黎明的曙光尚未到来,指尖早于意识醒来。关掉闹钟的同时,迫不及待开始刷手机——未读消息、圈动态、即时资讯,潮水般的信息流将难得的清晨的宁静彻底剥夺。

真的无法放下手机?回到“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的时代,不可能,也不现实,然而的确已经到了要开始重新审视“手机在生活中的角色”的时刻。

当手机已彻底超越传统通信工具范畴,演变为深度嵌入你我生活的“数字器官”,并非要摒弃,而是要学会设定边界。

关键在于自控。我的办法是每天设定“无手机时间”——习惯凌晨写作的我,午后一两点钟关闭电脑开始阅读,把手机放在自己恰好能看见却无法伸手可得的距离。

岁月不负我。坚持一段时间后,那几个小时变得异常宁静而充实。

从某个角度上说,手机依赖其实是心理需求的错位满足。身处电子信息爆炸时代,现代人面临重重压力,焦虑与迷茫步履不离,于是手机成了短暂逃避的“安宁所”,然则虚拟世界里的快乐终究无可触摸,一旦离开手机,内心的空虚跟失落可能更深更甚。我们需要的并非是与手机诀别,而是找回某种可以与其和谐相处的平衡。

过度沉迷于手机,注意力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切割成难以凝聚的碎片,而久坐不动,亦是眼下颈椎病十分普遍的症结。

一窗之内,天地辽阔。不妨抛开屏幕束缚,推窗远眺。晨光熹微,微风轻掠,智能手机无处不在的时代,如何与其和谐共处,是艺术,更是一种必要的生活技能。

即便如此,谁又愿意回到石器时代,做一只懂香蕉的猴子呢?请看明日专栏。

十日谈

你还能放下手机吗
责编:郭影

